

目 次

长篇小说

疯人辩护词	3
-------------	---

短篇小说

道德的酬报	311
玩偶之家	347
海岛缉私人	369
半张纸	376

小 说

疯人辩护词

(1895)

[长篇小说]

Stockholms universitet

Stockholm 1999

Formgivning av Karl-Erik Forsberg

Sättning Ytterlids, Falkenberg

Printed in Sweden by Almqvist & Wiksell Tryckeri,

Uppsala 1999

〔题解〕

《疯人辩护词》与其他的作品不同，它除了是一部文学作品以外，还是一部关于作者婚前婚后有着个人隐私的传记。发表这部作品并非斯特林堡的初衷，只是由于经济困难被迫为之。斯特林堡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作品不但暴露了自己和妻子，还暴露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手稿束之高阁达几年之久，其原因很可能是斯特林堡意识到作品一旦发表，会在瑞典造成丑闻，即使只在邻国发表，也不会逃脱厄运。他的顾虑在很大程度上后来被证实。通过德文和法文第一版以及盗版的瑞典语版本，信息很快传到瑞典，并引起轩然大波，这是斯特林堡其他任何作品都不曾有过的。很多评论家认为作品是对无辜妻子的仇视和报复，抱有同情心的人认为，斯特林堡在写书的时候，已经得了精神病。

斯特林堡所以用法文写，主要为了使这部关于自己婚姻的影射小说逃避瑞典公众，可能还有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后来他自己在一些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家想成为法语作家。因为十九世纪末法国的文学和文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斯特林堡从年轻时代起，就梦想着去巴黎开创自己的事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斯特林堡流亡法国时期，曾潜心研究法语。但他不是上

正规学校学习,而是直接用法文创作,比如作品中提到的文化史论文《瑞典与中国和鞑靼国家之关系》就是用法文写的,并在法国学士院被宣读。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斯特林堡在致瑞典作家阿克赛尔·隆德果德(1861—1930)的信中说:

“我觉得我似乎在梦中行走,是创作还是生活,我无法区分;但是当我马上就要清醒的一刹那,我不是陷进因受良心责备而发疯的泥坑,就是想自杀。我觉得我不是生活在空气中,而是生活在黑暗里,一旦阳光透进黑暗,我马上就被摔得粉身碎骨。”

一八八七年底斯特林堡在哥本哈根曾筹划办一家法文期刊,他是同年十一月初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林陶到那里的,也就是在此期间他着手创作《疯人辩护词》。此举可以视为“征服巴黎”的一个环节,他想以这部小说与龚古尔兄弟和莫泊桑一决高低。在这部小说的引言中,读者可以发现点滴性心理分析、病理学以及犯罪哲学的只言片语,这些思想很接近法国后自然主义。这部小说从整体上讲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汉姆生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同时也超过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同类的文学作品。

这部作品既显示了斯特林堡的文学抱负,也提供了个人方面的真实情况,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及以后斯特林堡多次使用这样的话:作品不仅仅是一部具有现代心理分析的小说,在私人生活方面既是对妻子的报复,也是解救,同时澄清西莉与福朗尔离婚是由他造成的批评和关于他发疯的传言。

作品中的内容有多少真实性是人们一直关心的问题之一。因为这只是斯特林堡的一面之词，西莉·冯·埃森对斯特林堡的指责从未公开做过申辩，也未再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事实被夸大了，有很大的想象成分。《疯人辩护词》在德国发表三十二年以后，斯特林堡和西莉的女儿卡琳·斯米尔诺夫出版了关于自己母亲的一本书《斯特林堡的第一任妻子》。人们从这部作品中获得了完全不同于斯特林堡笔下的西莉的形象，这个形象极有可能更符合西莉的实际。多数评论家认为，作者对母亲的描写有美好的感情和关爱，而且运用了心理学分析的观察方法。她不仅成功恢复了母亲的真实面貌和名声，而且怀着忧伤和同情描写了造成斯特林堡的伟大和悲伤的灵魂因素，比任何其他入笔下描写的父母的关系更为公正和准确。

一九七三年夏天斯特林堡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人们在奥斯陆大学解剖学院的财务保险柜中发现了《疯人辩护词》的手稿。手稿用纸包着，上面写着：斯特林堡，但手稿上没有小说的名字。手稿的主人是K·E·施雷纳尔。此人曾在该学院任教，是挪威著名画家埃德瓦德·蒙克(1863—1944)的私人医生。蒙克的高度个性化艺术与十九世纪矫揉造作的学院派对立，是二十世纪表现主义艺术的前驱，以疾病和死亡为主题，以扭曲的线条风格表现他眼中悲惨的人生。著名画作《呼喊》表现现代人精神极度苦闷的象征。他可能是从蒙克的法律顾问尤夫·鲁埃德那里得到的，是蒙克的遗物。蒙克与斯特林堡过往甚密。

作者序言

几天前,我见到了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我责怪他诱导我泄露了自己的婚史。他的样子好像比十年前还年轻十岁,又结了婚^①,现在是第二次婚姻,已经是一个小女孩的父亲。

对于我的抱怨,他回答说:

“您听我说!通过这本书女主人公获得的同情,在我看来,是可以原谅的,而只要看看我的爱情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就足够了,它经受住巨大的苦难并继而感染读者们。文学院的一位院士^②把我感情上的坚韧力量看作软弱,把我对家庭的忠贞不渝和对子女的关爱看作对那个残酷、反复无常和狡猾的女人示弱。此君真的认为微不足道的卡塞里奥用刀砍死杰出的卡诺就是前者优于后者?^③

① 斯特林堡于1893年5月与贵族出身的女记者福丽达·厄尔结婚,一年后生下女儿夏士婷。

② 指法国学士院院士V. 切尔布利斯1893年11月在《两个世界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斯特林堡和德文版的《疯人辩护词》。

③ 卡诺(1837—1894),法国第三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在里昂博览会上演说时被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卡塞里奥刺死。

“此外，在您想写的这本书中，爱情仅仅是从一张大网上揪下来的一根线，这张网上的财富只有我的同胞了解，他们关注着伴随我苦涩爱情史的文学生涯，我并没有因此受到干扰。当敌人钻进家里，确切地说，在床上，我并没有放弃阵地，而是坚守岗位，坚持斗争。难道这不是勇敢？我不禁要问。

“那位所谓‘可怜无助的女人’拥有北方四个国家的支持，他们是她的朋友，共同对付一位贫病交加的孤独者，就是因为他智商高，反对女性崇拜——女性崇拜位于自由思想家迷信中的倒数第二位——就要把他关进疯人院。

“那些在神圣、公正的美名背后掩盖龌龊报复的好心人，他们以遭天谴和虚假的根据拒绝我的辩护词，硬说我在第一次婚姻中欺骗了妻子。但愿人们能看一看男爵怎么样通过将自己抛弃的妻子托付给双手干净的我而甩掉她的情景，当时我在他面前承认对他抛弃的妻子怀有纯真的爱情。但愿人们能记住这个重要插曲，当时我把整个责任放在我年轻的双肩上，以便能挽救这位军官和那个孩子的前程，请你们说，根据何种遭天谴的标准惩罚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合乎逻辑！这是我年轻无知所为，不过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发生此类事情。尽管……还是别再提这件事了……再见！”

他走了，快得像箭一样，但他留给我的印象绝对不是在撒谎。

而我不再为泄露了那位已经从世界、从文学中消失的

理想主义者而后悔,我将放弃以前要写一部《疯狂女人辩护词》的决定,现在对我来说,让罪犯为受害者作证显得非常愚蠢。

作 者

1894 年 10 月于巴黎佩斯

序 言

这是一本很不得人心的书，对此，我欣然接受，内心充满极大的懊悔。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写这本书？在对我盖棺论定之前，我需要公正地洗刷我的尸体。

我记得四年前，我的一位文学界的朋友^①，在我们谈到我的婚姻问题时，突然打断我，此君卓尔不群，绝非出语轻狂之辈：

“你知道吗，这是一份稍加裁剪就能成型的小小说素材！”

从此时起我就决定自己凿斫，完成这部小说，我几乎可以肯定，我的朋友也会同意。

朋友，请不要责怪我作为第一拥有者提出的所有权的要求！

我记得六年前，现在已经仙逝的我离婚夫人的母亲^②说过下边的话，她当时发现我总盯着她女儿看，此时的男爵夫人正醉心在众多的公子哥面前卖弄风情：

① 指作家 G. 耶伊尔斯塔姆(1858—1909)。斯特林堡在 1893 年 7 月致 F. 谢尔曼的一封信中说，耶伊尔斯塔姆打算写一部他与西莉·冯·埃森的小说，但他觉得还是自己写好，因为他对此事更了解。

② 指西莉·冯·埃森的母亲伊丽莎白·夏洛塔(1815—1877)。

“对您来说,这是一部小说的绝好素材,对吗?”

“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夫人?”

“激情女人,”她说。

现在可以告慰这位九泉之下的母亲,您的夙愿已经实现!小说已经告成。我死而无怨了。

作 者

1887 年

引 言

当我提笔坐在写字台旁边的時候，高烧像雷鸣闪电一样袭击着我。因为我已经十五年没有得过大病，所以这次高烧使我深感痛苦，真可谓是破船偏遭连阴雨；不是我怕死，远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刚过三十八岁，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就结束一生，我不甘心，我还有话要说，年轻时的宏图大志还没有完全实现。与妻子、儿女过了半自愿的四年流亡生活以后，我在拜恩州的一个小村庄^①蛰居下来，身心疲惫，不久前又到过法庭受审^②，书遭查封^③，行动受阻，就像被扔进垃圾堆，当最后一刻我卧床不起时，全身心惟一的感情就是报复。此时出现了一场生死搏斗。我孤零零地躺在阁楼里，呼吸困难，高烧使我像羽毛垫子一样颤抖，喉咙像被人扼住一样出不了气，胸膛像被人用膝盖死死顶住，双耳烧得要把眼睛挤出来。毫无疑问，死神已经偷偷钻进我

① 1887年夏，斯特林堡在德国林道市郊的埃施伯尔庄园定居下来，此地位于拜恩的博登湖畔。

② 1884年10月，斯特林堡因在短篇小说《道德的酬报》中有损害宗教和《圣经》内容而被迫回瑞典受审，法庭最后宣判他无罪。

③ 指斯特林堡受审之前收录有《道德的酬报》的《结婚》一书被暂时查封。

的房间，扑在我身上。

但是我不想死。当我开始抗争时，搏斗变得非常残酷，神经绷得紧紧的，血管里的血沸腾，脑浆开始翻滚，就像珊瑚虫掉进醋缸里。我一下子意识到，我将在被迫与死神共舞中命归西天，我松开手，仰面倒下，投入死神的怀抱，那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突然一种难以名状的安静充满我的生命，一种宜人的凉爽沿着肢体扩散，舒适、安宁漂浮在劳累多年而从未得到歇息的躯体和灵魂中。

毫无疑问，这是死亡！生的意志逐渐消失了，我已经停止记忆、感觉和思索。意识在熄灭，只有快感没有填满因无名的疼痛、不安的思想和难言的惆怅的消失而产生的空间。

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妻子坐在我的床头，用不安的表情注视着我。

“你怎么样，我可怜的朋友？”她问。

“我生病了！”我说。“不过得了病觉得很舒服！”

“你瞎说什么呀！那一定是病得太重了！”

“差一点儿完蛋了。我倒是希望如此。”

“上帝禁止你把一贫如洗的我们撇开不管，”她生气地说。“把我们丢在异国他乡怎么办呢？远离亲朋好友，又囊中羞涩！”

“我把我的人寿保险留给你们，”我安慰说。“钱不多，但至少够你们回家的路费。”

这一点她没有想到，她带着比刚才较为平和的表情继续说：

“但是亲爱的，我们一定得做点什么；我派人去请个医生来！”

“不，我不想和医生打交道！”

“那为什么？”

“因为……反正我不愿意。”

我们交换了一下目光，彼此心照不宣。

“我想死！”我斩钉截铁地说。“生活欺骗了我，过去的事情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团乱麻，我感到无法理出头绪。让黑暗铺天盖地而来，让大幕落下来吧！”

我豪迈的肺腑之言让她心灰意冷。

“还是疑神疑鬼的老毛病！”她小声说。

“还是赶走魔鬼吧；你是惟一能做到的人！”

像往常那样，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

“这样舒服吗？”她用昔日“小妈妈”似的柔情语腔说。

“真舒服。”

沉重地压在我命运上的那只小手的触摸确实有能力驱赶走黑色的魔鬼，降服我秘密的怀疑。

过了一会，我烧得比刚才更厉害。我妻子上楼为我泡一杯接骨木花茶^①。在她离开我那一会儿，我站起来朝窗子对面那堵墙看了一眼。那是一个很宽的窗子，共有三扇，像一幅三联祭坛画，正面有葡萄藤环绕，通过透明的绿色葡萄叶可以隐约看见外边的部分风景。窗前有一棵椴树

① 民间偏方，把接骨木的花焙干，用开水泡着喝，能促使人发汗，有利于健康。

树，树冠上墨绿色的叶子中挂着漂亮的金黄色果实，远处的草坪中间长着苹果树，还有一座小教堂的钟楼，博登湖像一个蓝色的黑点儿，背后是蒂罗林地区的阿尔卑斯山。

此时正值盛夏，在午后斜阳的照耀下，这一切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从院子下边传来各种声音，有落在葡萄架上欧椋鸟的喳喳声，雏鸭的呱呱叫声，蟋蟀的吱吱声和清脆的牛铃声，在这首欢快的交响乐中，还夹杂着我孩子们的欢笑，我妻子吩咐园林管理人^①的妻子做事和与她谈论我这个病人状况的说话声。

这时候我又充满了生的欲望，对死神的降临真有些后怕。我绝对不想死了，我有诸多义务要我去偿还诸多债务。懊悔的折磨促使我进行深刻的忏悔，我请求全世界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我向所有的人求饶。我感到自己像个罪犯，我的良心受到莫名其妙的罪恶的责备，我急切请求通过完全的悔过求得我整个想象中罪恶的赎罪。

在我受到软弱袭击的时候——这是我与生俱来缺乏自信造成的——我的妻子端着一小杯接骨木花茶又走进来，在递给我之前甩了一句话，可能是暗示我过去说过她要害死我。

“里面没有毒药，”她笑着说。

我羞愧得无以答对，为了使她满意，我一口气把整杯茶喝了下去。

^① 指斯特林堡的房东马利亚·豪格夫人。

这是一种静气催眠的饮料，它的香气引起我思乡之情，被民间崇拜的这种神秘的接骨木树丛使我伤感起来，把我卷进良心自责的洪流。

“亲爱的，在我死之前，你要好好听我说。我承认，我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我为了自己取得文学上的成功，断送了你的戏剧前程；我愿意承认一切；原谅我吧。”

为了安慰我，她竭力否认，但是我打断她的话，继续说：

“按照你的愿望，我们结婚时进行了婚前财产登记^①，但是为了拿到没有经过很好考虑就签字的担保书，我还是花掉了你的陪嫁。这一点最让我过意不去，因为如果发生我命归西天，而你却不能获得我已经出版的作品继承权。赶快去找一位律师，以便我立下遗嘱，由你继承我的财产，不管……尔后你就可以重归由于我的原因而放弃的演艺生涯。”

她想通过开玩笑，把整个话题引开，她对我说，我必须睡一会儿，并保证说一切都会好的，死亡不会来得这么快。

我无力地拿起她的手，请她坐在我旁边，这时我要入睡了，我最后一次把她的小手握在我手里，祈求她原谅我对她做出的所有伤害，一种舒服的困倦落在我的眼皮上，我感到我像冰一样在溶化，消失在她大大的双眼发出的无限柔情的目光里。她亲吻我的时候，就像冰冷的印章压在我滚烫的额头上，我感到自己好像坠入难以名状的极乐世界的无底深渊。

① 一种婚前协议，夫妻双方各有一部分财产不计入共同财产。